

西班牙大選後的內政與外交

王建勛

一 西班牙大選後新閣的特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日，統治西班牙達四十年（1936—1975）之久的佛朗哥元帥因病逝世。新王卡洛斯（Juan Carlos）登基，政權更迭，西班牙又建立了新君主政體。

國王卡洛斯要從和平過程中，把佛朗哥所遺留下的政治體制轉移到民主。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他任命保守派較為溫和的蘇瓦雷（Adolfo Suarez）出任政府主席（內閣總理），努力開創新局。蘇瓦雷即以忠於王室，維護佛朗哥主義及解除政治衝突等措施來推行國王卡洛斯的政治改革。在諸多阻礙與艱困中，他一方與反對派協商，一方限制佛朗哥主義保守派軍人的活動，終於使國王卡洛斯的政治改革法案，經由人民公決，而獲得大多數西班牙人民之支持。

依照該項法案，西班牙建立西歐式兩院制議會，廢除佛朗哥時代之派任制一院式國會。法案再規定眾議院議員三五〇人及參議院議員二〇七人均由民選產生，另四十一名參議員由國王任命。眾議員選舉採比例代表制，參議員選舉採多數代表制，參、眾兩院議員任期均為四年。

在國會議員選舉前夕，極左與極右派以及巴斯克（Basque）與卡達隆（Catalan）兩省分離主義等所製造的恐怖活動，構成了對西班牙實踐民主的最大威脅，而自由主義、共產主義以及佛朗哥主義的相互衝突，示威、罷工與流血事件，亦層出不窮。但是蘇瓦雷政府不願採取嚴厲壓制，反而接受左派要求大赦政治犯，並且還宣佈所有政黨的合法化，連四十年來一直被禁止活動的西班牙共黨，也不例外。因此引起極右派軍事將領的不滿，聲言不惜一切採取抵制，更使情勢趨於緊張。然而這些衝突，並未能阻礙選舉的進行。

本年六月十五日的西班牙國會議員選舉，有二千三百五十萬選民投票。在各黨派六千個候選人中，選出了三百五十位眾議員和一百零七位參議員。蘇瓦雷所領導的，由十二個小黨所組成的「中間民主聯盟」（U. C. D.）以三四·七一的選票，獲得眾院一六五席、參院一〇六席，領先其他各黨。其次是社會主義勞工黨（P. S. O. E.）以一九·一四的選票，獲得眾院一一八席、參院六〇席。西班牙共黨以九·二四的選票獲得眾院二十席，參院八席。佛朗哥主義的「人民聯盟」（A. P.）以八·三九的選票獲得

衆院十六席、參院二席。其他小黨尚有以左派青年知識份子爲主的「社會主義人民黨」(P. S.P.)以四·四八%選票獲得衆院六席，「卡達隆自治黨」(Catalans Autonomista)以三·七一%選票，獲得衆院十三席，「巴斯克民族主義黨」(B. N. P. G.)以一·二九%選票獲得衆院八席。此外，其他兩個極左派政黨獲得衆院二席。

大選過後，蘇瓦雷即獲國王再度任命組閣。本年七月四日，蘇瓦雷組成卡洛斯國王登基以來的第三個政府。因爲蘇瓦雷所領導的中間民主聯盟在國會中沒有絕對多數，而在大選中獲取選票近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勞工黨又拒絕參加內閣，所以新內閣祇是以中間民主聯盟爲主連同若干自由派人士所組成的中間偏左政府。

新閣最大的特徵是由中間民主聯盟的成員與財經專家所組成，且新閣年齡較輕，平均祇有四十五歲，是內戰以來最年青的內閣。閣員包括原任農業部長的馬托瑞爾(Fernando Abril Martorell)出任第一副政府主席(副總理)，專管政治事務；合併陸、海、空軍三部爲國防部，由梅雅多將軍(Manuel Gutierrez Mellado)出任部長并兼第二副政府主席；獨立派的經濟學家金塔那(Fuentes Quintana)出任第三副政府主席，主管經濟事務。教育部長克維羅(Inigo Cavero Lataillade)、財政部長費爾南德斯(Francisco Fernandez ordonez)亦是經濟學家，外交部長歐瑞哈(Marcelino Oreja)、內政部長馬丁費亞(Rodolfo Martin Villa)、司法部長拉維亞(Landelino Lavilla)，均屬連任。此外，取消工會關係部、新聞觀光部及房屋部，而新設勞工部、交通部、衛生及社會安全部、文化及社會福利部以及地方輔導部等。

二 西班牙新政府的內政方針

蘇瓦雷在一年之中，不僅在解除政治衝突方面，已獲致相當成就，並且在此次大選中，領導社會、自由、獨立各黨派，組成「中間民主聯盟」掌握了中間派，而能够獲得「沉默多數」的支持，亦是非常成功的。現在此一中間派力量即是卡洛斯國王政治改革的一大支柱。所以大選以後，爲使國人隨着國王政治改革的步調，走向真正民主，在新閣中，不但取消了象徵佛朗哥時代壓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新聞觀光部，並且亦結束了三軍的分立，削減內戰以來軍人領導國家政治的重要性。這表示新政府推行民主政治的意向，較前更爲明顯。不過西班牙轉向民主，在內政方面尙未能解決既有的許多嚴重問題，其中最爲迫切的就是惡化中的經濟危機與地方分裂兩大問題。現就新政府之內政方針，作一簡略之分析：

(一)經濟危機：自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因受能源危機的衝擊，西班牙的貿易赤字、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等，都在繼續惡化。最近一年來，西班牙貿易赤字已高達四十二億五千萬美元。外匯儲存減少，外債不斷增加，從一九七四年的十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卅二億美元，迄今外債已高達一百卅七億美元。而財政惡化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當前已達百分之卅，幾乎是西歐之冠。亦因

為西班牙一蹶不振的經濟與商業，大部份的外資向外轉移，於是工商業愈為蕭條，失業情況亦愈為嚴重，當前已有百萬工人沒有工作。鑑於經濟情況惡化，在大選期間，中間民主聯盟的競選口號，首先就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而新閣組成以後，亦把解決經濟問題列為最優先的目標。所以新閣剛剛成立，為了刺激輸出及改善觀光環境，立刻就宣佈貝索達（Pérez）貶值百分之廿。又頒佈緊急經濟計劃，其中要點有稅制改革、查緝逃稅、課徵遺產稅、加重高所得之所得稅、創造就業、增加公共工程開支等。

根據新政府的說明，緊急經濟計劃旨在抑制通貨膨脹及解決失業等問題。因而其實行步驟，一方是增加稅收，籌集資金，以建立一項協助失業人口就業的計劃，一方減少貨幣供給量，把銀行貼現率增加一厘，提高到八厘，並取消對免息率的限制。此外發行二百億（貝索達）公債，以興建公共工程（如建築公路、國民住宅等），以吸收沒有工作的勞工。不過新政府對於依然惡化的通貨膨脹，決定不採取以往凍結物價及限制工資等措施，而計劃在未來三年內，由政府與工會及政黨進行談判，以工人願意「抑制」的程度，作為有效實施物價管制的依據。因為新政府擔心貨幣貶值雖然可以刺激輸出，但是如果不能減少輸入，則貶值仍可能造成新的膨脹，因而決定增加消費品如汽油、石油副產品、咖啡、沙拉油等的關稅。

鑑於以往西班牙稅制混亂，逃稅漏稅之風甚熾，國家財政會遭到極大損失，而稅負不公，亦影響國民所得分配不均，更加深了社會問題。所以新任財政部長費爾南德斯強調要儘可能的經由稅制改革，把國民所得重新分配。根據緊急經濟計劃，新政府將在九月卅日前，向國會提出兩項法案；一是財產稅及遺產稅的建立，一是提高所得稅率，特別是增加高所得的附加稅。同時，政府將在十一日向國會提出新的間接稅和不動產買賣增值稅。此外，為了徹底推行新的稅制，亦將嚴密遏止逃稅漏稅弊端，規定禁止秘密存款，銀行應向政府提供存戶資料等。實際上，稅制改革，已成為新政府經濟改革的重要方針。

（二）地方分裂問題：自從佛朗哥去世以後，已有六十餘人死於社會暴亂，這些暴亂多與分離主義有關。雖然巴斯克省的分離主義已造成社會不安，但是卡達隆省爭取獨立的歷史最久，呼聲最高，實際上，卡達隆省的動向直接影響著巴斯克省的前途。

位於西班牙東北的卡達隆省，約有三百多萬人口。該省礦產豐富，工業發達，西班牙的冶金、機械、航空、紡織、汽車等工業，幾乎均集中在此一地區，並且該省亦是西班牙的觀光勝地，每年的觀光收入亦很可觀。可是自從一九三三年，塔拉第亞（Josep Tarradella）領導該省獨立運動，迫使當時的西班牙政府同意該省自治，並經協議由該省成立一個議會及一個自治政府。議會可自行立法，但其條件是所有立法不可與西班牙政府之法律抵觸。於是該省除政治仍受中央統轄之外，其他如教育、經濟、社會秩序等，均已自行獨立，並且卡達隆的語文亦與西班牙語文具有同樣地位。至一九三八年，西班牙內戰以後，佛朗哥元帥廢除該項協議，塔拉第亞流亡國外，該省的分離主義暫時平息。但自佛朗哥元帥去世以後，該省的分離主義運動復熾，在此次大選中，要求獨立的呼聲更高。溫和派要求給予獨立的行政權，或依一九三三年時期所達成的協議，恢復自治；而激進派則要求該省完全脫離西班牙而獨立。

因為分離主義問題如不能解決，新憲法勢難制定，則推行民主過程，亦必然遭遇阻力。現在新政府已准許代表卡達隆獨立象徵的塔拉第亞返國，期以協商來解決此一問題。

三 左派政黨的威脅

西班牙國會議員選舉結果，證明右派的佛朗哥主義人民聯盟以及左派的共黨，均非西班牙多數人民所歡迎，兩者在此次大選中，均未獲得百分之十的選票。雖然中間民主聯盟已以多數黨地位領導國家政治，但是在國會中却没有絕對多數，必須要聯合其他小黨才可以維持。而社會主義勞工黨在此次大選中，獲得衆院一一八席，如連同其他左派政黨所獲的議席，則左派在國會中已擁有37.4%的席位。這對新政府而言，已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反對力量。

從歷史上看，西班牙內戰前，雖然社會主義勞工黨已是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但是從一九三一年以後，社會主義勞工黨在國會中，從沒有獲得四分之一的席位。內戰以後，一九三六年佛朗哥元帥開始對反對派採取壓制，社會主義勞工黨領袖由皮斯（Rodolfo Llopis）逃往法國，該黨亦隨之解體。直到一九六二年，由青年社會主義份子岡薩利茲（Felipe Gonzalez）領導該黨重建，調整該黨陣容，重振該黨聲威，而使該黨在此次大選中能獲空前勝利。

現年卅五歲，曾任律師的岡薩利茲，出生在西班牙較貧困的 Seville 省。他開始在天主教學校就讀，當他在 Seville 大學就讀時，已開始領導工人反對多國性公司，並與社會主義勞工黨發生聯繫。一九六二年他曾領導工人街頭示威，一九七四年正式出任該黨的總書記長，而成爲該黨的真正領袖。在此次國會議員選舉期間，他展開旋風式的競選活動，訪問了千萬個工人，並拉攏中產階級，爭取中間派的票源，而成爲自佛朗哥逝世以來，領導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最爲活躍的人物。

很顯然的，岡薩利茲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勞工黨是以一個溫和的左傾路線來爭取廣大羣衆支持。他不贊成以激進的改革反對君主立憲，主張建立新的民主憲政，以保證國會對政府具有真正的控制權，俾便運用國會中的多數，來達到經濟與社會真正改革的目的。他誇耀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工黨是歐洲近百年來最古老的社會主義黨之一，所以他不要仿照西德社會主義黨的模式，亦拒絕法國社會主義黨聯合共黨的作法，而主張以西班牙自己的方法來解決西班牙本身的問題。

何以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工黨不與西班牙共黨聯盟？根據該黨的解說，這主要是因爲西班牙的情況與法國不同。他們認爲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左派人民陣線，是使國家陷入內戰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今，如果社會主義勞工黨與共黨聯盟，則很容易激起右派的強烈反應，亦組織右派的聯合陣線，形成左右兩極的對立，再次造成國家分裂的流血鬥爭。當然，在社會主義勞工黨而言，西班牙共黨的路線，已在理論上有了很大改變，但是他們對西共所謂的民主，仍存有很大懷疑，故不願貿然與共黨聯盟。

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工黨把新政府看得相當脆弱。他們認為蘇瓦雷所領導的中間民主聯盟所組成的新政府，只是由各種路線與政策不同的人所組成的毫無整體計劃的聯合政府。他們懷疑這樣的政府能夠解決西班牙所面臨的各種嚴重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所以他們拒絕入閣，就是避免陷入此一危機之中，而要利用此一機會，先建立雄厚的羣衆基礎，俾使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工黨和葡萄牙社會主義黨一樣，最後成爲一個執政黨，建立一個以該黨爲中心的獨立政府。

現在社會主義勞工黨在國會中，已成爲第一大反對黨。它的政治地位，很像英國的工黨或西德的民主社會黨一樣，對國家的政治發生重大影響。社會主義勞工黨不僅在經濟與社會改革方面，將對新政府產生箝制作用，該黨反對美國在西班牙設立軍事基地的主張，亦將使新政府感受很大威脅，這些已引起美國和北約組織其他國家的擔心。

至於西班牙共黨，在其歷史上，從來都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一九三一年四月，也就是西班牙最後一任國王亞爾豐索十三世（Alfonso XIII）垮台後的一年，西班牙共黨已不足三千人。其後共黨創立「工人革命同盟」（A. R. O.），把農民與工人統一在馬克斯主義之下，勢力開始擴張。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黨與其他左派政黨聯盟，結合成左派人民陣線，參加國會議員選舉，結果共黨獲十七席，社會主義黨獲九十九席，左派幾乎已控制了國會，顯示不久即可取得政權。所以一九三六年內戰所引起的軍事政變，左派勢力囂張應是主要原因之一。近四十年來，西班牙共黨已成爲佛朗哥在宣傳上主要攻擊的目標，已給西班牙人民留下深刻的反共印象，尤其是西班牙長久以來沒有選舉，共黨已沒有機會發揮它的力量。

雖然西班牙共黨已遭到壓制，但是卡里由（Santiago Carrillo）仍一直領導西共從事地下活動，並且他爲適應國內環境，不斷修改共黨路線。一九六八年，卡里由批評蘇俄侵略捷克，而招致蘇俄的不滿，莫斯科企圖支持西班牙共黨中堅持走國際共黨路線的萊斯特（Anlik Lister）取代卡里由的領導權，但事未成，西班牙共黨與莫斯科的關係開始惡化。

事實上，一九六八年蘇俄出兵捷克，有些西歐國家共黨已開始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尤其是法共和意共，均有意結束他們長期以來的分歧，努力推動西歐國家共黨的理論統一，以建立一支能對國際共黨運動發生影響的獨立力量。經過一九七五年七月西共和意共的高峯會議，同年十一月法共和意共的高峯會議以及一九七六年六月西共和意共再次舉行的高峯會議，三國共黨均有意擺脫莫斯科的支配，實行西歐式的社會主義。今年初，亦因爲西班牙共黨要適應國內即將舉行的國會議員大選，而促成了三月二日西共、意共與法共在馬德里所舉行的三國共黨高峯會議。這不僅是第一次表明他們在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理論上走向統一，並且亦是法共與意共有意在西班牙大選前顯示他們對西共的支持。所以聯合公報中，法共及意共表明與西共團結一致，並重申他們爲適應三國新的社會情況，建立自由化的社會主義。他們亦表明了承認多黨社會、尊重民主自由，而以議會合法方式爭取政權。

到了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批准西班牙共黨爲合法政黨以後，西共頭子卡里由即經常批評「東歐共產主義」有別於「歐洲共產主義」。他以「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Euro communism and the state）一書，抨擊蘇俄與俄式共產主義。他認爲不同的國家有

權走不同的社會主義路線，無須皈依蘇俄控制下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卡里由在書中不僅為「歐洲共產主義」進行公開辯護，且亦闡明歐洲共產主義將維護自由與民權的立場。卡里由亦就根據這個原則，以溫和的態度參加了西班牙大選。在大選期間，他不僅表示西共可接受君主共和，贊成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而且還勸導工人不可以激烈的行動反對政府。

卡里由的「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一書，已引起蘇俄的攻擊，這將會使國際共黨分裂運動擴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共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歐洲共產主義」。主要是為了解除其在國內所遭遇到的困難。因為西共要給羣衆一個溫和的印象，利用共黨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所夢想的國際共黨分裂即可使工人或共黨放棄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容易向社會各階層展開滲透。至於卡里由在其書中所主張的，從美俄兩大超級強國之下，使西歐獲致獨立與統一，更容易引發西班牙人民對西共的好感。無論如何，西共已被壓制了四十一年，今天它要在合法方式下奪取政權，就必須要在一個新的策略上推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運動。就當前西班牙複雜的社會與經濟情況而言，西共的善於適應環境，富於鬥爭經驗，對西班牙政局仍具有危險。

四 展望西班牙新政府的對外動向

西班牙位於歐洲大陸西南，佔有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份，扼大西洋和地中海海路的咽喉，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自一九五三年，美國與西班牙締結友好合作協定以來，西班牙在美國軍事援助以及軍事基地設施之下，已成為維護地中海安全的重要屏障。因為西班牙大選後的對外動向，勢將影響東西歐的情勢，以及美俄的對歐政策，頗為國際間所重視。

現在先從西班牙與西歐的關係作分析：

前面已經提到，當前西班牙新政府正致力於推行民主與解決經濟問題，但是這兩個目標都面臨着許多困難。如果在克服內部困難中，西班牙能納入歐洲共同市場，不僅可使西班牙經濟走向現代化途徑，並且亦有助於西班牙民主政治的穩定。所以新政府要把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作為大選後第一個重要的對外活動。

從政治因素言，繼希臘、葡萄牙之後，西班牙亦要進入歐洲共同市場，這對歐洲共市確有振興的作用；不但一向顯示衰弱的歐洲南翼將因此而趨於強化，並且目前共市九國間經濟與政治情況的差異，其所造成走向政治團結的阻礙，亦將由於歐洲共同市場在歐洲南翼擴大，而使歐洲共同體趨於平衡，這對歐洲共同體實具有重大的政治利益。

然而從經濟利益言，因為希臘、葡萄牙以及西班牙都屬於地中海型的經濟，特別是西班牙，其主要農產品如酒、水菓、蔬菜等，必然會因為競賽而影響到法國與義大利地中海沿岸農產品的價格。目前法、義兩國已因經濟情況不佳，正在北歐爭取農產品的出路，對於西班牙加入共市，當然不會表示歡迎。西班牙新總理蘇瓦雷為克服此一困難，本年八月廿八日親自前往法國和義大利訪問

，可是並未獲得什麼結果。法國總統季斯卡告訴瓦雷說：法國不能犧牲其地中海沿岸的農業，而讓西班牙進入共同市場。他認為西班牙加入共市，必須要同意保護法國地中海沿岸的農產品。所以雖然共市九國已準備在本年秋季討論此一問題，但所涉及到的經濟競爭，勢必還要經過擴日持久的談判，其未來發展，尙難預料。

很明顯的，西歐國家對西班牙的態度，是在戰略上體認其在南歐之重要性，但在經濟上就顯得有些冷漠了。而西班牙在政治上希望打破以往的孤立而成爲歐洲的一員，在經濟上更需要與其他西歐國家合作，但同時又不願開罪蘇俄及其東歐附庸國家。這可以從西班牙對北約組織的態度，來看西班牙今後的動向。

美國一直都希望西班牙能加入北約組織，佛朗哥逝世以後，更加强了美國此一信心。本年五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范錫在北約組織會議結束後，抵達西班牙訪問時曾說：美國對於西班牙在卡洛斯國王領導下，所採取的加強民主制度的行動，特表激賞。他認爲這種邁向民主的運動，已減少西班牙參加北約組織的反對力量。同年五月廿九日，亦就是西班牙大選前夕，西班牙總理蘇瓦雷爲提高其競選聲望，特訪美國，卡特總統與蘇瓦雷會晤時亦曾強調西班牙邁向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並表示美國將支持西班牙加入北約組織。但是大選過後，西班牙新政府對此問題不作正面答覆，祇表示西班牙願意在濟經上與歐洲共市合作，但却否認西班牙申請加入歐洲共市與參加北約組織有關。

何以西班牙對北約組織不表熱衷？如從當前西班牙新政府全面發展與共黨國家的關係來看，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已深受現實主義的影響。

一般而言，在佛朗哥逝世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已經開始轉變。西班牙先與中共建交，後又與蘇俄加強貿易聯繫，西班牙已修改其長久以來的國際隔離的反共政策。一九六七年，西班牙與蘇俄簽訂合作協定，同意給予蘇俄船隻在西班牙港口，特別是撒哈拉西北、大西洋中的卡那瑞亞（Canarias）島停泊的方便。一九七二年西班牙與蘇俄締結貿易協定，一九七四年蘇俄在馬德里設立貿易辦事處，更加强了雙方的貿易關係。到了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高峯會議的時候，西班牙前總理阿里亞斯（Carlos Arias Navarro）已經與布里茲涅夫討論兩國建交的問題。佛朗哥逝世以後，蘇瓦雷政府爲擴大對外貿易，以挽救經濟危機，更標榜世界主義的外交，要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西班牙與蘇俄正式建交，並且從今年一月至七月，在半年時間內，亦先後與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越南、高棉以及僞蒙等共黨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誠然，西班牙的現行對外政策，既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之上，則其是否參加北約組織，必然是先考慮到西班牙本身的利益。例如，美國與西班牙有雙邊軍事關係，西班牙不進入北約組織，美國爲要維護在歐洲的戰略優勢，仍會繼續保障西班牙的安全，這樣就可避免使西班牙陷入東西衝突之中，其次西班牙亦不願因參加北約增加本身負擔及招致蘇俄之敵對。此外，新政府已感受到左派及共黨勢力的威脅，如果西班牙加入北約組織，必然在政治上會引起爭論，而造成左派及共黨利用機會在未來地方選舉中爭取更

多的票源。所以新政府一開始就已明確的表示，西班牙參加歐洲共同市場是全國一致的願望，而對於加入北約組織，則必須要由國會來決定。

西班牙大選前夕，沙烏地阿拉伯王儲法哈德，前往馬德里訪問時，曾告訴卡洛斯國王，他要在西班牙經濟復興計劃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是他希望西班牙能幫助阿拉伯國家打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關係。如果西班牙能够幫助阿拉伯國家促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那麼它亦可以成爲阿拉伯國家與西歐國家的中間人，并可從中獲取更多利益。

總之，目前有許多跡象顯示，西班牙的現實主義外交可能繼續擴大，這雖然不致影響西班牙與西方國家的友好合作，但是西班牙愈來愈傾向獨立自主外交路線，這對西歐各國的團結以及北約南翼的防務，亦并非有利的發展。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脫稿)

和戰兩難的羅德西亞局勢

楊逢泰

——羅德西亞白人面面臨的抉擇並不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問題，而是如何談判解決一個戰既不能勝，和亦必定輸的兩難之間的問題。談判的主要任務則是如何以各種可能的方法來說服羅德西亞的白人：他們正在從事一個無法獲得勝利的戰爭——

羅德西亞面臨與日俱增的國際壓力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前外相克勞斯蘭在下院宣佈：爲解決羅德西亞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因耶誕節而休會，羅德西亞問題進入由幕後談判的階段。一般相信：英國的責任加上美國的力量，羅德西亞問題尚有和平解決的一線希望。

今天羅德西亞所面臨的問題是國內的也是國際的，在國際上，此項問題直接間接牽連到英國、美國、蘇俄、前線國家，甚至南非共和國在內。而這些國家的目標決不是一致的。從國內的角度來看，亦同樣的複雜，黑人領袖之間本身發生分裂，而白人無意將政權交給一個有馬克斯主義傾向的政府。^①

羅德西亞的游擊戰在前線國家的支持下逐漸升高，有轉變爲傳統戰爭的危險，而史密斯政府所遭受的國際壓力也與日俱增，此項壓力至少來自三方面。

註① W. J. Breitenbach, "Ethnic Factors in the Rhodesian Power Struggle," *Africa Institute Bulletin* (Vol. 15, No. 3&4), P. 71.